

戰機巡弋下的眷村歲月

· 劉先昌 ·

九〇年代後期出生的孩子，對桃園國際機場旁的空軍基地，大多已沒有概念了。他們看到的是現代化便捷、繁忙的民航機場。但是在九〇年代以前，它確是一座設施完備，機種先進的軍用機場，除了是我空軍頭等戰力量結地，更是周邊眷村民眾的活動場所。

桃園軍用機場應稱做「空軍桃園基地」，「機場」一詞只涵蓋飛機起降場所，甚至只有一條跑道的簡易機場也可稱之。而「基地」的概念卻是完備得多。首先它是空軍聯隊所在地，有戰鬥、偵察、照相、修補、油料、防砲、軍醫、警衛等各軍事單位，是以作戰任務為主的戰術單位，也是保護臺北中樞重要軍事要地，為了護衛臺海，戰機全天候凌空巡弋。

基地周邊，保留了在籍居民住房與田地，可以實施農作。但是飛行跑道、油庫、機棚等重點場所，仍是屬

於禁區。然而，許多設施如軍醫院、中正堂、游泳池、籃球場、軍犬訓練中心是不對眷村人設限，只要佩帶識別證就可進出。四、五〇年代，執勤的警衛班，甚至熟悉到孩子是哪個村，哪一家的人，因此進出幾乎沒有限制。在村童成長過程中，有基地作活動場所，玩出的花樣，比到桃園大廟旁商圈來得更有趣。

頭一次看到模型飛機表演，是在民國五〇年的「八一四空軍節」裡。村裡孩童及婦女，騎腳踏車或步行前往基地。在清空的飛行跑道上，由老外操縱的模型機，發出嗡嗡聲響，在空中繞行，對當時尚未風行的模型機表演，都感到驚奇，目不轉睛的看它做著特技，動作之靈巧不輸戰機。果然以後在「笕橋英烈傳」電影中，許多特技動作，都是由模型機作出來，效果十分逼真。

週六的下午，村子裡的男童，一

吆喝就是七、八人，騎著單車往基地衝去。也不管烈日下雨，分組完就鬥起牛來。基地球場設備極佳，籃網也常換新，當球正中紅心，一聲「涮！」的聲音聽來實在過癮。口渴了打開一旁水龍頭仰頭就灌，順便也沖淋頭髮，真是舒暢痛快。至今我仍記得自來水中鐵鏽味道，當時卻從不在乎喝生水，也沒人因此生病，無數的年少時光就在此消磨。

中正堂的晚會，眷村人在開演前陸續進入。早年三軍話劇隊常在此演出，劇情多是除奸、鬥智等情節，是由軍中劇作家編寫的愛國劇。猶記一幕壞人拿著刀子追殺好人情節，因為激烈又入戲，竟在我腦海中留存近五十年，可見其影響力之大。至於歌舞、相聲、民俗、魔術看了更不下數十場。有一場臺上變出十數道菜，及一大罈酒的魔術，讓我記憶深刻。當然中正堂內仍是以演電影居多，黃梅調電影幾乎都是在這段時期看的。

軍犬訓練中心最靠近村子，與油庫相望，也是我們常去的地方。中心內建有一大鋼檻屋，內有德國狼犬數條，威猛壯實，由一士官餵養訓練。外面場地建有高低柵欄、長橋、板牆、假人樁等設施。我們常躲在崗哨內看著士官訓犬，用口令及小棍引導軍

犬動作。軍犬動作甚是便捷，翻、撲、跳、躍、奔、跑均動靜有序，口令一停即蹲坐不動，等待下個口令。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們一身發亮皮毛，炯炯有神眼睛，及外伸的大紅舌頭。

若干月後，軍犬分發基地機堡、油庫等地執勤，空出場地，我異想天開的將家裡土狗「瑪沙」帶至現場，比照士官動作，趕牠上了第一關「長橋」練膽。牠畏畏顫顫前進，尾巴夾在後腿之間，眼神似在求饒，表情十分委屈，不知我帶牠來這裡幹嘛！果然，牠趁我不注意時，不顧死活的跳下來，死命地往村子奔回，怎麼叫喊牠也不回頭，於是它沒能成為名犬，我的「訓犬夢」就此夭折。

經歷過RT-33、RF-86、RF-101、U-2等機種的風雲年代，民國六十八年，國際民航機場啟用，聯隊陸續遷至花蓮。民國九十五年，眷村全數拆遷至陸光新城，基地機堡消失，戰機不再凌空，眷村樂園在記憶中也逐漸消失。傷感的是，若干年後，青少年輩，已不知這裡曾是臺海空戰主宰者，甚至不知這裡曾有過軍用機場，真是滄海桑田，物換星移，道不盡一段讓人難忘的歷史。



昔日「空軍桃園基地」面貌，本圖係筆者自行提供。